

雨中的微笑

◎李东阳

事情可能有些单调与琐细。上个月,为了办理老母亲的生活补助费一事,我去了纬二路东段的农村信用社。

等我挨到窗口我便同里面的工作人员口述了要点:母亲年已高龄,且患病卧床,有关事宜本人确实不便亲自前来(如拍照等),所以,我提出了她们能否亲临病人近前的要求,并申明时间可由她们安排,任何时候都行。说实话,像这类服务上门的事情我还是听说过一些的,但作为还没有接触过此类事情的我,则是揣着好奇的心态来探究它的。

似乎我的话还没说完,工作人员已知晓是怎么回事了。她静静地思忖了一下便问了我的具体位置,然后对我说:“好吧,如果工作上没特殊事情,我们下午四点到。”事情就这样在平静中约定了。

母亲的住处属于未拆迁区,所经过的小巷除了是土路外,几个拐弯的地方还有土坑。不巧的是,这天的午后又下起了雨,估计这会儿那几个坑里早已积满了水。看着窗外在风中扫来扫去的致密的雨丝,再看看墙上的挂钟已接近四点了,我估计她们肯定不会来了,再说约定的时间是可以改定的。正寻思间,就传来了“咚咚咚”的院门的敲击声,我不禁一怔,随即下意识地看了一下墙上的挂钟,竟分秒不差,整整四点!

我是怀着惊叹与钦佩的心情将两位工作人员让进屋内来的,我注意到了那位戴眼镜的工作人员在微笑中脱掉雨罩时她的镜片上还残留的雨滴,同时与笑声连在一起的还有她们胸前熠熠生辉的工作佩章。天气沉闷,雨势愈急了,但她们的到来却使我们感到十分的清爽:老人耳背,可她们仍和蔼可亲地加以称谓、攀谈;屋内凌乱,尤其是阴雨天卧床病人近前的境况,但她们没有半点的的不悦与嫌弃。看到她们勤恳敬业的身影,我觉得,她们一定是把做好本职工作视作第一天职,是事业赋予了她们一种使命感,同时也赋予了她们一颗敬畏之心。今天,新时代的巨轮正在扬帆远航,这些各行各业的、千千万万的劳动者不正是劈风斩浪中的划桨者吗!

母亲的事本不繁琐,雨还在下着,完成工作后的她们婉谢了我们的挽留,我送她们至巷口,不知怎的,尽管微风和着细雨仍飘来飘去,但自己心底里却没有一丝的迷离与烦扰,相反觉得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的亲切与美好;因为明天风雨过后,天空肯定是一片碧蓝如洗,大地肯定又是一派万象更新,行进在草翠树绿的大道上,人们的心情该是多么畅快啊!

作者住址:老城区

理发

◎张圣

自从记事起,家里就有一把推子,是手动的那种。每过一个月,父亲就用这把推子给我理一次发,时间长了推子就变得不很锋利了,有时候疼的我呲牙咧嘴,因为每一推子下去,都会夹带掉一些头发,所以那时候最怕父亲给我理发。

因为家里穷,不会给你几角钱去理发店理发,所以小时候一直在父亲“魔掌”的控制下,并且永远都是一种发型,比光头强的头发略长。

小时候因为年龄小、不懂事,不敢反抗,上了初中之后,我开始注重自己的仪表,每次看到有同学理了好看的发型,心里就痒痒的。那时,因为父亲教学任务重的缘故,很长时间,才有理一次发的机会,所以他的理发技艺并无进步,况且大多是在我的脑袋上做“实验”。

面对父亲几乎止步不前的理发技艺,我开始找茬发泄心里的不满,经常指点父亲这里留长点,那里留短点,并且手里必定要拿着个小镜子,随时监督“行情走势”。

在一次次地不满意后,我就央求父亲允许我去理发店理发。这时,似乎父亲也意识到孩子长大了,在母亲的帮忙劝说下,父亲终于答应了。

自此,我每次理发都变成了去理发店,去各种各样的理发店,尝试各种发型。

时光荏苒,眨眼间三十余年已经过去,今年父亲已届古稀之年,每天就是打打球,看看电视,似乎很闲的样子。

有一天,我从网上买了一把电动推子,周末回家,在天井中央摆上凳子,叫父亲给我理发。

起初母亲是不答应的,说父亲不会理,怕给我理坏了。可是,这次父亲很乐意,高兴得像个小孩子。我说没事,我相信俺爸。

这次,父亲理得很认真,生怕哪儿理坏了。看到这些,我就鼓励父亲大胆理。

我也不再像小时候那样随手拿个小镜子监督了,很享受地任父亲在我的头上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我感觉又回到了童年。

父亲耗时一个小时,终于给我理完了,赶紧拿个镜子让我审审,还不错,比我想象的好多了,尽管到单位后有同事给我开玩笑说像个“劳改犯”。

对此,我并没有介意,却乐在其中。我也没有告诉他这是我父亲理的,我怕他羡慕我。

后来,看到两位老人对我的发型笑得合不拢嘴,我也自告奋勇要给父亲理发,虽然这是我第一次当理发师,但父亲还是欣然同意了,说愿意当我的试验品。

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理发,摸着父亲满头的白发,我的眼睛湿润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我暗下决心,以后我将一直为父亲理发,也让父亲给我理发。

作者单位: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你曾是圣哲先师书写感叹的色难,千百年来颂唱着神圣的赞歌。你曾是历朝君王教化人民的基石,刻进汉白玉的深处,留在冰冷史书中一株温情的花朵。不必语言,我曾以为你是抽象的说教,长大后从你的怀抱里挣脱。带着有色眼镜审量你,对你误解,把你遗忘。直到有天,我经过麦田,用手掌在麦芒上抚摸。那柔和且芳香的三春晖,那起伏滚动的黄金浪波,刺痛了,浅薄无知的我。尖锐的疼痛中,我听你说:你是乌鸦反哺、羔羊跪乳,

致孝道

◎李庆田

是血脉相连的天性,是记在每个儿女心头的嘱托。你是孟郊的游子吟,是艾青的大堰河。父母无私的付出,接回皱纹深深,勒进你的前额。皱纹里,有母亲在烛光里的缝纫,有父亲在烈日下的锄禾。有父母生茧的双手不停劳作,有父母操劳的身影日夜穿梭。有父母期盼子女成才的希望,有父母挂着喜悦泪水的笑涡。

我哭了,把脸颊贴在麦芒上,问你,双亲的恩情将如何报答?你说,要理解孝道,不在于给父母多少金钱荣耀,不在于让父母多么身份显赫。只需深情地陪伴,还有,采下几支麦穗回家,亲手做一碗长寿面,把心底的爱意表达。

作者单位:山东旺旺总厂



仰望星空

◎孙永泽

夜深深深地有些寂寞月光里星星一颗一颗的闪着像是蓝色的精灵诡密的私语

那一丝一丝的光亮柔和而甜美就那么自然而然的亮着自由的没有一丝纷争或杂乱独独的没有一点恐慌或焦躁

这千万年的宇宙这千万年的柔和这千万年的静守就那么不动声色就那么悄然无声就那么无欲无求

星星一闪一闪我欣喜的有些不能自己我该是这星空的期待星星又该是我的前世千万年来我不知道谁是谁的存在我不知道谁是谁的期待

我不知道谁是谁的未来

星星一闪一闪是在窃窃私语也是心灵告白忘却或者铭记都是那么自然而然时间或者空间都是那么不期而遇我该怎么知道我的存在我该怎么知道我的未来

星星一闪一闪还在闪着 我找寻着 我该怎么是这星空里的哪颗
作者地址:崔寨南郭

千亩地里那棵苗

关键字:溺爱 网瘾 宅男 抢劫 强奸
丰盛茂档案:
丰盛茂,男性,初中文化,身高1.73,体型适中,肤色白净,瓜子脸,大眼睛,戴近视眼镜。2015年3月,因入室抢劫、强奸,被公安机关抓捕归案。案发时,丰盛茂15岁零11个月。
案件回放:
丰盛茂趁同村娟娟超市老板不在家之际,夜晚翻墙进入超市内,用刀逼老板娘卫娟娟交出了家里的一千多块钱后,又临时起意,把卫娟娟强奸。事后,丰盛茂拿着抢劫来的一千多块钱,逃离娟娟超市。卫娟娟报案后,警察通过实地勘察、走访和调取录像,锁定丰盛茂为嫌疑人。当天中午,还在睡梦中的丰盛茂被逮捕。归案后,其对所犯罪行为供认不讳。

1

那天晚上,去娟娟超市之前,我没想到

到自己会被抓到。就是做完之后回了家,我也没想到会被抓。

从娟娟超市往家跑的时候,我是有点慌,等跑到了家里,把门关上,我觉得就安全了。在屋里愣了一会,把手套、手套脱下来扔一边,我接着就上起网来。

半个多月前,我就为去干这个事做好了准备。我买了头盔。我是看电视上经常看到的那种,黑色的,只露出两只眼睛。我还买了手套,是不薄也不厚的。太厚了不方便,太薄了,我怕会把指纹漏下去。我觉得不厚不薄的这种

应该比较好用。我把买好的东西藏在床底下的箱子里,我怕家里人看到,他们看

晚上正好看了一个抢劫的片子,看完后心里就想,看人家片子的那个人,多带劲呀!要不,就今天晚上吧。

我轻手轻脚地走到院子里,看到妈妈屋里是黑的,爷爷奶奶屋里也是黑的。这个时候,他们早就睡了。

回到我自己的房间,拿了早就准备好的那几样东西,踮着脚下了楼,打开大门,顺了黑漆漆的大街,我大步朝村西走去。

2

娟娟超市在村子的西头,是个不大的小门店,里边摆满了各种日常用的小东西。说是超市,其实就是他们家一间临街的房子,



连载

用真实事件解读孩子成长问题
20个故事,还原懵懂少年的迷茫与彷徨。
温情絮语,指引他们与青春和解。
勇敢告别青涩岁月的荒诞与不羁,
看得见远方,就不惧未来,不畏成长。

圆桌对面的孩子

鞠慧

到了,肯定要问东问西的,很麻烦。到底哪天晚上去,也没想好。那天

3

在朝街的那面墙上开了个门,另一个门,就在他们家的院子里。

以前我也去那里买过东西。最近这些日子,我知道那个叫卫娟娟的女老板都是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家,他家男人最近一直在省城,听说好像是在联系一个啥业务,要过些日子才能回来。

那天晚上风很大,街上连个人影也没有。在这个小村子里,就是没有风的晚上,超过了晚上九点,街上也极少有人了。

临出门的时候我看了下表,都快十二点了,肯定不用担心遇到人。即使真的遇到个把人,他们也不一定认得我。从去年夏天初中毕业到现在,我大多数时候都是在家里的。白天妈妈他们出去干活的时候,我还正在床上睡着。晚上我不想吃饭的时候,就一直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等到我觉得饿了,下楼吃饭的时候,他们又都睡了。不用说外人,连爸妈他们,有时也要好几天才能跟他们见一面。

往娟娟超市走着的时候,心里也没觉得有什么害怕。惟一担心的,就是超市里挣的钱,会不会恰巧被那个女老板给存银行了。那个小店,一天收入也就几百块钱。村里没有储蓄所,存钱要到六里地外的镇上。村里干买卖的人家,都是攒上几天,才去镇上存。

我边往娟娟超市走,边在心里想着,超市里赚的钱,可别是今天刚到镇上存了吧。要那样的话,我岂不是白白跑一趟了?抢不到多,还抢不到少呀,她总不会把钱全都存银行吧?不会,肯定不会。既然出来了,那就去走一趟吧。我估摸着,她家里钱多的话,能有个三五千吧。就是少,也不会少于三五百。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就快起来。

虽然我也不差这几百块钱,但有总比没有要好。每次跟家里要钱,都没费什么劲。不过我要是自己有钱了,不就花着更方便吗?想想片子里那些抢了钱的人,我就试试。
(二十二)